



### 回 味

## 找准“位置”

□陆建华

就歌词和戏剧唱词的写作而言，阎肃和汪曾祺无疑都属于卓有成就的大家之列。阎肃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就写出“三九严寒何足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”的《红梅赞》，单凭这一首经典歌曲，人们就会承认他是歌词创作的高手。至于汪曾祺的戏剧唱词写作水平之高，无需其他材料证明，看看阎肃的评价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1997年5月汪曾祺去世后不久，《北京青年报》编辑兼记者陈徒手采访阎肃，请他谈谈对汪曾祺的印象，阎肃特别提到汪曾祺的戏剧唱词，他说：“（汪曾祺）写词方面很精彩，能写出许多佳句，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。”

说起来很有意思，1964年与这两位名家密切相关。这年6月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，北京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《芦荡火种》（后改名为《沙家浜》）大获成功，这出戏是由汪曾祺执笔根据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而成，江青因此剧精彩的唱词而对汪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同年9月，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出的歌剧《江姐》轰动京华，并迅速从北京演向全国，这出戏的编剧是该团创作员、时年34岁的阎肃。还是这一年冬天，江青心血来潮，想把《红岩》改编为京剧，是她下令将汪曾祺与阎肃调入京剧《红岩》创作组，原本不相识的两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了。此后，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折腾，由汪、阎二人按江青旨意编写的京剧《山城旭日》总算写成了，也彩排了几场。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戏搁下了，这出戏就此不了了之，但汪曾祺与阎肃却从此成为相互欣赏的好朋友。

两人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不尽相同，相同

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，都在文艺创作上重新焕发生机。引人注目、更发人深思的是，这两位因奉命编戏而相识，但他们在新时期创作出来的那些名震文坛的闪光作品，却都与戏剧无关。先说阎肃，他因创作出歌剧《江姐》而名扬全国，江青也因此注意到他；但新时期到来后，他在戏剧创作和歌词写作两者中经过反复比较，最后选择了歌词创作，这才有了此后人们耳熟能详张口就唱的许多经典歌曲：《军营男子汉》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故乡是北京》《唱脸谱》《雾里看花》《长城长》……再说汪曾祺，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专职编剧，新时期到来后，给他带来很高荣誉的不是戏剧，而是独具风采的《受戒》《大淦事》《异秉》《岁寒三友》等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。两个本都是搞戏剧创作的人，却都在戏剧创作之外获得更大的成功。

当汪曾祺自《受戒》后，在小说创作上声名远扬时，阎肃发现，原来的戏剧园地对汪曾祺来说太窄小了，从《受戒》中才找到真正的汪曾祺。为此，阎肃特地打电话给汪曾祺表示祝贺，并说：“现在对头了”。汪曾祺哈哈大笑，谦逊地说：“巧思而已，巧思而已。”他认同阎肃的看法，说：“老了，老了，找到了位置。”不久，汪曾祺在《《晚翠文谈》自序》一文中对“位置”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，他说：“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，就可以比较‘事理通达，心平气和’了。”

仔细品味汪曾祺的“位置”说，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示，当然不仅限于文艺创作方面……

### 节 气

## 春天的开场白

□孙 荔

惊蛰一到，清冷沉寂一冬的田野浮动起春的气息，自然界的一切渐渐有了生气。

“二月节，万物出于震，震为雷，故为惊蛰”。不由感叹古人对节气的了悟之深，因为惊蛰的声、光、色是最好的见证。

“惊蛰”，总让人想起睡眠惺忪的小虫子，被远方初始的雷鸣唤醒了。这时，燕子要归来了，沉睡的青蛙醒了，昆虫要破蛹，蛇要爬出洞，杨柳枝吐出芽儿，风筝飘向了天空。天道运行，自有其规，节令就是命令。

冬日灰暗的天空渐行渐远，蓝天白云，把天空衬得那么澄澈深远。大地，远山都像刚洗过，有一份纤尘不染的洁净，人也变得精神多了，阳光疏疏穿入窗棂，春光真是明媚。

不经意间，路边土缝中的蒲公英，探头探脑挤出了两朵金黄小花。春阳浓郁得像有声音，地气氛氲上升，远山含烟，村上人家迤迤散开，有一种平旷的阳气，人亦变得简洁，几只小鸟欢快地鸣啾，一两只鸪鸪在地面上温温尔雅地走动。“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”陶渊明潜心于田园生活，对节气有着

敏锐的觉察。

惊蛰，意味着农事拉开了序幕，农谚云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能歇。”平静的乡村，蛰居一冬的人们，舒展筋骨开始忙碌起来。家乡种植大面积的果树，果农们要在第一场春雨之前，把腐烂的果叶当肥料施在树根旁，为果树蓄积养分，树与树间的空地上，也见缝插针地种上菠菜、茼蒿、生菜、小白菜等。

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”每至惊蛰，脑海里总浮现家乡田间阡陌，斜斜的雨丝漫天飘洒，绵密深长。雨天的时候，母亲不下地，和伯母对坐着，一边闲谈，一边做布鞋。茶烟日色里，母亲与伯母好似明清木版书里的插图。我则喜欢用碎布缝“春鸡”，用五彩线作尾巴。

初晨，一缕朝阳斜射在爬满露珠的小草上，我想起我的恩师，他就像“惊蛰”，唤醒我多年沉寂的心，“你完全可以走得很远……”像一声春雷，惊醒了我庸碌的心。

苇岸说：“到了惊蛰，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。”惊蛰，不过是春天的开场白，好戏还在后边呢。

### 挚 情

## 幸好有你

□任娟梅

幸好有你，走在人群中的身影才不至沉闷仓促；幸好有你，这匆忙而琐碎的人生才不至苍凉空旷。

南的心情日记写着：春天的脚步一点点近了，可冬日却坚持着不肯离去，阳光轻暖。可就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却发生了一件并不愉快的事，我惹妈妈生气了。

南是个小小的姑娘，聪慧、乖巧，有点小小的叛逆；热爱美食、漂亮衣服，喜欢旅游。考试不理想的时候会伤心，会承诺下次一定考好。考了第一，会唇角含笑从校园里一直开心到家。她是一个还不会隐藏喜怒哀乐的9岁的小女孩儿。

除了校园，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，我们一起乘车、购物、看街景车流。我常让她给出意见和建议，从她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，而我对待生活的态度，亦希望她能妥善收藏，在未知的某一日，给予她帮助。

她惹我生气后，我常是计较的那一个，她常是宽容的那一个。她试探着喊妈妈，若我应了，她便会嬉笑着讲学校的趣

闻给我听；若我不应，她便嘟囔着喊“小气鬼”，一直一直喊，喊到我心软。

不管是登台表演还是汇报演讲，她从末胆怯，我替她紧张，她安抚我，妈妈，别害怕。可这样的南，看动作电影都会害怕，会把小小的脑袋藏在我怀里，会低声哭泣着说，坏人真坏。

我并非一个好妈妈，工作忙碌，常常留她独自面对空旷而无人的教室。我所能给予她的无非是向善的引导，而对于恶，给出的也只是一个态度，不参与、不妥协的态度，其余，我亦无能为力。

昨日，并不太晚的光线中，她轻声说，我长大了不想结婚。我问为什么，她却不答，反问我，长大了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我说，因为长大了，人会感觉到孤单，会爱上一个人，会想整天和他在一起。她立即反驳，你可结婚了，爸爸却总是加班，你还是孤单。我一愣，妈妈有你陪啊，所以爸爸放心去加班。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便欢天喜天地说，幸好有我。是啊，幸好有你！

### 怀 念

## 十年缅怀景克宁

□纳兰泽芸

3月2日，是令人敬仰的演讲界前辈景克宁老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。景克宁老先生（1924年11月12日—2006年3月2日）是我国著名的演讲艺术家、教育家、书序大师、国学大师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，山西运城学院教授。他是一位高举科学文明的大旗，扫除一切野蛮无耻，让人间充满真善美，让和谐永驻人间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

景老原叫景良彦，因为景仰马克思列宁而改名景克宁。景老的一生饱经沧桑，历经磨难，是一位从生活炼狱中走出的智者、勇者、强者、仁者。

他29岁就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讲授“政治经济学”的教授，是新中国上海的第一批教授。“反右”斗争开始，他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冤案得以昭雪，他被无罪释放。

1979年5月，他在结束了23年的冤狱生活之后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享受大都市的生活，但他毅然回到贫穷偏僻的黄土高坡、自己的原籍山西运城，到了刚成立不久的运城师专，再次成为授业解惑、传播科学知识知识的播种者。

当有人问景老：您为什么到了暮年还回到家乡教学？景老自豪地说：教师无暮年，教师置身于青年之中，和青春结伴，为明天而工作；未来属于青年，我今天赢得了青年，我就赢得了生命，因为学生就是教师生命的延续。我现在不是进入生命的冬天，而是冬天里的春天！我回到家乡就是为了走进知识的海洋，走进科学的春天！

20年来，景老带着癌症侵袭过的身体，高举着知识、理想、信念三支火炬，在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演讲2700多场，听众300多万人次，并著书10多部。他用知识的火炬照亮人的思想，用理想的火炬照亮人的道路，用信念的火炬照亮人的心灵，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。

景老是中国演讲界的先辈，他的演讲真正达到了鲁迅先生提出的“演讲三美”的意境，即：音美以感官，一美也；形美以感目，二美也；意美以感心，三美也。并做到了“四个不”，即：做一场大报告不看稿、不喝水、不坐着、不中途休息。

景老演讲时从不先写好讲稿，但任何一场演讲，他都从不马虎，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地打好“腹稿”，把所要讲的内容全部贮存在脑海里。所以他每次上讲台，从不拿讲稿乃至片纸只字，而且从不坐下讲，总是挺身立在麦克风前，情绪饱满，神态自若地侃

侃而谈，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古今中外，旁征博引，佳句妙词，脱口而出，他的大脑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令人叫绝。

景老那博大精深思想、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和无与伦比的演讲技巧，深深影响了我，使我获益匪浅，终生难忘。

2005年2月18日，景老在台州，3月25日在广州，3月29日在昆明，4月2日在西双版纳，82岁高龄的他都是站着讲。他常说：听众是我的上帝，而面对上帝我应该献出全部的虔诚和热情，他的每一场演讲都会让所有听众激动万分、震撼不已。

这年8月，北京演讲家文化中心策划了首届和谐中国（博望）论坛，请景老做主题为《世界·中国·和谐》的长篇演讲，他在自己身体不适，一个多月没有进食的情况下，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准备好了演讲词。

谁知，就在请他赴海南博鳌演讲前夕，9月7日，他突然便血，癌症第三次复发，不得不住进医院，这次复发，已全面扩散，无法手术，只能化疗。专家说，他的生命最多还有三个月。

9月26日，当景老弟子专程到西安交大医院看望景老时，在病床上的他已是骨瘦如柴。但他忍受着极大的肉体痛苦，滔滔不绝地和弟子说话。他说：我还有几件大事没有做完，如果再给我一年时间，该多好！弟子说，景老，您会康复的，到时我再陪您一起到全国各地演讲，争取讲到3000场。景老高兴地说：好！我们永不言败，永不放弃！

他还说：我想，故我在，如果肉体 and 头脑分离可以生活，我宁愿选择头脑而放弃肉体。这哪像一个生命垂危者的声音，这分明是知识的颂歌，生命的绝唱啊！

2006年3月2日，德高望重的景老含笑走向人生的终点。他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将生命的意义演绎得尽善尽美，用自己科学知识的崇尚和对真理的执着的追求，真正实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人生价值！他仰天不愧于天，俯地不负于地！

《赠送》是景老最喜欢朗诵的一首诗，把它赠送给大家，以表达对景老的怀念之情：

白云赠送给蓝天，使蓝天更为丰富；  
风暴赠送给大海，使大海更为壮观；  
佩剑赠送给英雄，使英雄更加威武；  
鲜花赠送给美女，使美女更富魅力；  
生命赠送给人类，使人类更加美好；  
知识赠送给祖国，使祖国更加强大！